

# 都市可以被「設計」嗎？

## 論「都市設計」政策與都市發展間之矛盾與蛻變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長兼主任·中華民國造園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景觀學會理事



今日萬華水岸因防洪牆之隔，水岸城市氛圍如何再造是新的挑戰。攝影／陳敏明

### 前言

「設計」一詞，給予人的立即聯想是實質的，與空間相關的，吾人可反射出的思維有建築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工業設計、商業設計…等，但「都市設計」對一般人而言卻相當模糊。換言之，一般人可理解都市計畫、都市規劃，尤其是切身利益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但對於「都市設計」卻很難將「都市」+「設計」整



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之層級有時很難清楚切割，但虛與實之間確需細膩之控制。攝影／郭瓊瑩

理成一種清晰易解之意象或價值。

「Sense of Cities」係Kevin Lynch繼「The Image of Cities」後又提出對都市風貌、意象與質感之詮釋方式，在Lynch之觀念中，都市可以描述、可以詮釋、可以體驗。但都市「Sense」的確很難用簡單之字句來傳達，當Lynch提出都市意象之剖析方法時，我們依然可以很清楚地理解「意象」多與視覺經驗鏈結，尤其強調空間之質感、尺度、量體及其涵構所濃縮出來之一種空間認知與行進體驗。當然它亦可擴大尺度為一種綜觀尺度解讀與時間序列之感受或體驗。但當它更深入進入所謂「Sense」之層級時，吾人當發現它的範疇擴大了；而且它的厚度亦加深了；包括城市的歷史斷層與不同的時間向度累積之「印記」、四季變遷，以及加入了空間容器內外「人類」（使用者、生活者）活動參與體驗之多元向度感知詮釋。

是以，當我們自生活空間擴大到都市尺度



新舊巴黎的融合都是在政策控制與市民共識之互動中成形。 攝影／王嫻琪



河岸城市之起源昔時渡口極易在都市化過程中被遺忘。 攝影／郭瓊瑩



臺北市之軸線翻轉讓城市秩序順著鐵道東移。 攝影／陳敏明



昔日之萬華水岸是商業貿易熱點。(資料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時，對於這些透過時間累加形塑之意象、風貌或特色，是否可期望透過行政(or政策性)規範，而可有效掌控其空間氛圍內涵、品質與外在量體形式？！而若是，則人類運用政策手段工具又是否真正能控制這個有機、多元、多向度之複合體？！回到問題主軸題——

都市意象是用政策工具塑造出來的嗎？

都市風貌是以管理監督得以具體經營的嗎？

都市自明性是可以「設計」手段(或機制工具)來達成且可永續經營的嗎？

## 有序的都市

Joel Kotkin在「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一書中寫到不論古今所有的城市具備有三項普遍的功能：建構精神道德領導、提供保障與基本安全的權力組織、商業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

而正因為都市是人類集居、產經發展逐一跨越時間而累積凝聚出來的一個空間實體，它也如人的生命般有生老病死之不同生命週期。而影響都市之健全發展，其中又以精神與道德的步調為歷代都市文明興衰之關鍵。而自此亦點出了都市在空間面所形塑出之可視之形體或風格，其實是其背後各種錯綜複雜的人與人間交流、商務交易、文化歷史交疊，乃至自然資源地理氣候環境條件所綜合孕育出來的一個名詞代表。

也因此，當大家認為都市必須在此架構下要能均衡有續發展時，空間正義、社會正義，乃至環境正義等議題則不斷浮現。從早期君主政治治國認為城都、城邦必須有計畫性之規範，有城牆、有城內、有護城河，周邊有生產性農田，中心有政經文化領導核心…等；這些所謂有秩序之建構經營措施(或政策)其實仍是建置在安全防禦之基礎上。換言之，那各時期之都市「計畫」「規劃」早已融合了「空間設計」之概念，包控中軸線、大街、大道、中心廣場、集會所…，這是以高度管理為前提需求所建構出來之「都市

體」，而工業革命後都市化步驟快速成長，在突破社會階級後之都市管理在「秩序」上也開始變了調；居民突破階級後，城中心也湧入窮人或工人階級，而原本在集權(或君主)政治下之空間領域分配規定也被擾動了。

以臺北市而言，清代之城中區(城內)接續到日治時代之軍政(貴族)統治者之都市棋盤格局，儘管當時以七星山為引導之風水軸仍在，但進入市區中心那個有形的牆早已變成無形的邊緣線了。而河岸城市之特質仍保存於昔日渡口、碼頭以及與宗廟核心互動的一種紋理，迪化街、饒河街、小北街…等，乃至與農業發展灌溉有關，如瑠公圳系統及七星水利系統所形塑出之水路生活網。

這些空間秩序是累加的、是疊積的，它不是劃設的。亦即官府之公有政治統治空間可以很具體規範控制，但常民生活之空間紋理卻更細緻、破碎或更綿密，這個「秩序」是都市涵構中之一種生命體，當然也與Kotkin所謂之權力組織商業交易運作與經濟發展有關。

也因此，當要推動「都市計畫」時，想必期望在資源分配面能有一邏輯，能兼顧到百姓之福祉，是以當土地使用分區概念被自西方引入時，勢必與現行都市自然發展之空間秩序與時間秩序有落差。Shop House區如十四崁被劃為住宅區，除了城中區外，多數商業區之劃設多以後來發展之鐵路、公路、幹線道路而逐一分配，而即便是「計畫分區」亦會隨時間而被迫改變，如鐵路沿線之工業區隨著鐵路地下化、高鐵捷運，乃至高速公路發展一一轉型為商業區與住宅區，而都市邊緣之農地亦因都市擴張衍生為金融中心(如信義計畫區)，昔時繁華之港口(如萬華、錫口)也一一因河道淤積、商業式微，形成都市邊緣。

而以臺北市為例，經歷任市長之政策引導，都市由西向東發展，又期待它能導入由東向西翻轉。而要問的是，這個軸線翻轉豈是行政命令或



都市河川是很重要的都市血脈也是建構其形格之主要元素，京都鴨川與小京都(臺中)之小柳川(綠川)在都市風貌之控制上則有不同的命運。 攝影／郭瓊瑩



臺中市發展由東向西，而其市街棋盤也由小而大，昔時中心已被邊緣化。 攝影／陳敏明

政策白皮書等之宣示一蹴可及？它仍然是要配套機制慢慢Cook(熬)出來的，而此亦呈現另一迷失，棋盤式、規矩化之都市發展是否優於彎曲有機之紋理？是否更好管理？是否更有效能？

顯然歷史累積之都市空間紋理脈絡是很難用尺來區劃的，但這種因應交通建設導向之現代生活方式又不得不犧牲了昔時之文化歷史特性，如萬大計畫整序了低收入戶，但也磨滅了原來通商口岸都市之水岸紋理。

以臺中為例，小京都之細緻紋理已被巨大之重劃區淹沒、邊緣化，原來由東向西之五條河川如同臺南市之五條港也都一一消失或變形了。這個「秩序」是科學發展出來之空間控制性手段、成果，但當每個都市在歷史軸之滾動中不能逃避這樣被變之命運時，是否在「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甚而「都市設計」等之控制工具下，它不再是片斷的、斷代的、破碎的？

## 有形的都市

都市(城市)是人類(作為高等靈長類)之最偉大創作，都市之所以存在它必須在其自然、地理、氣候環境條件下，再因其所承襲之文化歷史脈絡求取其可自給自足之機會。當然，昔時都市發展絕對是在評估了前述條件後逐步長出來的，例如依河而生之歷代人類都市聚落文明，自地中海的兩河流域到中國的長江黃河流域皆然，如果沒有充足自然資源之供給，都市很難永續發展，但今日之「創造型」或「計畫型」都市卻未完全依循人類古老智慧經驗，這也是近代許多所謂花園城市、明日城市、新市鎮失敗之原因。因為單一化之都市組成涵構，以及為求得一個所謂「完整」的基地而選擇發展的都市，往往侷限於土地取得及財務計畫，反而形塑出了與土地生態紋理人文歷史脈絡切斷的畸形兒，臺灣的林口新市鎮、淡海新市鎮、高雄新市鎮均有其影子。都市之「形」其實絕非僅是二度空間之形(Form)，而



昔日浪漫的美濃盆地紋理在都市化後呈現被道路切割之破碎紋理。攝影／郭瓊瑩



桃園台地之埤塘與鄉村聚落共生，也因道路開發而阻斷了綠色防風廊道。攝影／郭瓊瑩



蘭陽平原之聚落發展必須以另類「鄉村設計」手法來保全其鄉村風貌與氛圍。攝影／陳敏明

其完整與否也非二度空間是否形狀完整，它仍需建基於地下之土壤、水資源是否充裕完整，以及其對天然災害抵抗回復之能力，當然天然氣候因子也決定了城市健全成長之適宜性。

以臺灣的都市而言，各有其天然賦予之「形」，而這個形並非只是空間造型，它是都市地力與潛能之形。例如：

**碗狀**——臺北市、新北市它受山脈包圍著中央盆地，源自周圍山區之支流，在盆地匯聚成主要河流，由東北出海形成一個碗狀低地，而如美濃埔里雖未與海連接，而其盆地特質也是一種碗狀特色。

**梳狀**——另一種形式之都市地形由山地逐漸下降平緩，形成廣大平原在與海洋相接，有數條平行河流由山區發源、順流入海，在平原上則形塑出點狀散布之聚落城鎮，這類型都市存在於雲林縣、彰化縣、嘉義縣、屏東縣，有如梳狀之基盤紋理。

**梳狀變形**——而如桃園縣、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其都市則存在於由山地逐漸平緩下降，形成廣大平原並與海洋相接，數條平行河流由山區發源、順流入海，而在梳狀平原中除點狀分布之小型城鎮聚落外，亦有部分都市區域已擴延連接數條河流。

**蹼狀**——此類都市則多座落於新竹縣(市)、苗栗縣、宜蘭、臺東、南投等山地，由坡度較陡之山林包被著一個到數個小型獨立沖積平原或河谷，且其主要聚落城鎮則沿著河流分佈於河岸與平原上，由高往下看具有非常獨特之沖積平原星棋盤據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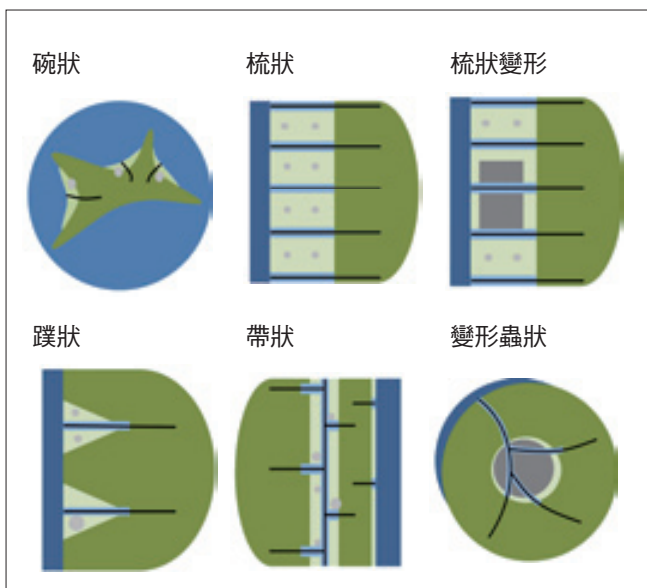
**帶狀**——此為長條型之發展如花蓮縣兩側山脈包被著中央山脈之中間之帶狀縱谷平原，在縱谷平原匯聚後再沿著縱谷平原順流出海，多數聚落城鎮沿河谷、出海口分布，具有相互串連延長之潛力特質。

**變形蟲狀**——臺灣有諸多離島，地形有機起伏、平原較少，繞著海岸線，於較短促河流交會處形成聚落城鎮之發展，如澎湖、金門、連江縣。

這些都市之「形」，係孕育其成長之自然條件因果關係，也呈現出其發展之先天限制與潛力，這個天賦之「形」已展現了個別都市之自然地理自明性，無論自空間治理或生活經營向度而言，它說明了今日吾人探討都市計畫或都市設計時，所存在之斷裂點(gap)，亦即在都市計畫上較少呼應自然、地理、地形(Landform)。羅東、美濃是少數具有特色者，也因此這些都市之發展必須有空間紋理之承繼性，近年這些都市之風貌發展，基本上確有回應其歷史紋理與自然綠色基盤，也因此這些都市之空間性格與風貌則特別突出且具魅力。

但多數都市之發展，除原已有歷史城門、城廓之發展(如臺北舊城、新竹市、臺南、恆春)外，多數都市之計畫仍流於二度平面空間之發展控制，但對於三度空間之發展並未提出前瞻性之事前發展願景藍圖，以保全、保護、維持或增益修補其都市空間格局之特性。

具體而言，現行都市設計機制除原來之臺北市信義計畫區係無中生有再逐一累疊平面與三度空間之量體格局發展外，多數所謂「都市設計」



這個名詞在臺灣雖已朝向更多元宏觀之角度發展中，但卻仍有很多不足之處。舉例而言，各個都市設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有個別特區之都市設計審議規範，但卻無法拼湊出一幅整體都市之三度空間「形格」，亦即欠缺掌握經濟、人口、交通、產業發展需求下所能預期勾勒出之都市設計master plan。更深入而言，都市設計master plan是對該都市在其所成形基底自然、人文、歷史條件下，所容許合理發展之三度空間「模型」。

今日，各個都市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所負責之功能只偏側於個別基地開發之量體造型控制而已，但仍欠缺由上而下對該都市長程發展

所該具備之容許度想像，以及個別基地間之競合與矛盾回應。也因此即便有審議機制，但因流於點狀散發、不同階段發展、不同層次審議，再加上不同區位之開發往往會造就出很多不協調破壞原有大架構或區域量體平衡之「意外」。臺北市總統府周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新北市淡水鎮之超高層開發案，它不僅破壞了天際線更



在艋舺仍有老街屋，而周邊之都市更新卻與之無交集，這是欠缺3D都市設計Master Plan之結果。攝影／郭瓊瑩



在中國只有控制高度與量體之「詳規」卻無法形塑出一個與舊有天際線共鳴之新都。攝影／郭瓊瑩



艋舺舊有的隘口原係社區防禦範門戶今只剩殘牆，舊市區之保全必須與都市設計同步。攝影／郭瓊瑩



北京胡同在三十多年來之快速發展中已經殘存不多，它的經濟與巷弄中之故事才是有感城市之焦點。攝影／郭瓊瑩



澎湖望安的聚落在欠缺嚴謹之離島開發控制機制下，在質與量間亦受極大威脅。攝影／郭瓊瑩

莽撞地破壞了一個都市之「形格」，這是今日仍未竟有效管控之缺憾。

## 有感的都市

人類與都市之關係充滿了愛恨交集，一方面人類因需要而凝聚，統治者(或政府)為易於管理防禦而建城，另一方面當人口增加生活空間品質、綠地壓縮、空氣與水之品質也劣化時，人類又開始逃離都市想另闢桃花源，也因此都市邊緣之鄉村土地形成一種變形蟲之拉鋸戰。新鄉村模式之出現正說明了這樣的矛盾，在東方生活價值體系中也深受傳統文化，甚而風水思惟影響較少有大舉出走都市之現象，但卻有跳島式移民之現象。亦即由一個大都市移居到另一空間層級之都市或城鎮，當然一方面係因房地產價格因素，而另一方面都市之三大特質仍是維繫著多數人口必須棲息於中之理由。

臺灣之都市發展歷史很短，不如中國或歐洲有千年古都，但以現有臺灣不同階層都市之發展而言，近三百年歷史其實反映出的是移民社會之多元與活力(Dynamic Vitality)、東西文化交織、大陸與島嶼文化交疊，即便是安平、鹿港與艋舺，都還能找到原汁原味的所謂在地特色：自建

築風格、材料、巷弄空間到生活文化脈絡。這樣的多元活力之混合體亦非今日中國大陸那種快速複製都市所呈現之文化貧乏感，在外部空間上也很難讓外人有直覺之驚豔感。

當然，在全國319鄉鎮中吾人仍可挑出些許大尺度中之核心片斷，讓人有其地域人文歷史之依附感，如竹東、東勢、大溪、三峽、美濃、坪林或離島的望安、二崁、金城，而其完整性也多因交通建設、城市擴張而漸趨破碎斷裂。而有趣的是，這些小型城鎮多位於大都市邊緣受地理環境區隔保護，而得以讓內聚之住民共識或傳統價值延續，而大都會周圍之城鎮則面臨更大之威脅，如新莊、蘆洲、鳳山。Charles Landry說：「都市創意所以會成功，有感覺，『文化』才是重心」，但這種「文化」之保存與保護並非只能單純仰賴法規上約制，如「文化資源保存法」中之各項規定與規範，它仰賴的是群體的文化認同與地方意識之淬煉。

這幾年來因全球化急遽發展，一方面我們的都市也受很大之衝擊，優點是所謂的建築設計規範、綠建築技術準則，還有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導出之建築工法、材料…等，瞬間全球風席捲各國各大都市，尤以經濟條件越好之都市或國家



在匈牙利小巷街角看到海頓雕像，這是城市文化對歷史內涵之另一種反射。攝影／郭瓊瑩



布拉格小酒館內「慕夏」複製畫與酒館本身之精神融合為一體。攝影／郭瓊瑩



受衝擊越大，北京、上海、深圳，乃至莫斯科、烏魯木齊、中東的產油國…，當都市面貌愈來愈模糊愈趨同時，各國政府亦開始努力以法令規章作為工具來強力保全其固有自明性，而在此全球化洪流中要如何保住那一份深厚感覺？那一份不必說明詮釋而能辨識之都市樣貌，也讓某些都市必須逆向操作。小國小城反而有利基，甚而是經濟力較弱勢之都市，它反而有機會駐足喘息、省思，進而衍發出另類且在地感之發展新模式。

東歐國家諸多城市在共產主義解構時，面臨極大之經濟、就業危機，沿著多瑙河流域看不到杜拜那種囂張之氣勢，但只要細心走進大街小巷可看到Mozart雕像、海頓雕像、德弗札克的雕像、卡夫卡的雕像…，這種都市之文化，歷史與山川城鎮完美地融合，它的美自不只是表層的裝點，它有音樂、有文學、有戲劇、有故事，更有啟動人心之革命進化點滴血淚，而這些有感的城市其都市空間品質之控制並不在技術面，而是建基於全民之同理心與共識，自一屋一瓦到一草一木。

是以，都市「進步」之評星標準絕非僅是建築地標(如101、帆船飯店)，也非僅是捷運系統之完整度，如果一個都市在以政策保全了名人歷史建築後，而仍能自其中再發揮其精神，並讓市民與之同在、引以為傲之感情，則這個都是必然有感。

布拉格有著名女性藝術家「慕夏」也有其Museum，而在該都市中許多酒館、餐廳也會以其複製品融入室內空間設計，它並非只是買複製品來「掛」，而是透過個別空間設計再現其畫作仕女那種浪漫柔慢之氛圍，它所呈現的是對慕夏之崇拜，以及一種引以為榮之價值再現與再轉化之創意。

同樣京都老街之巷弄文化，在外表仍保持其古都「都市景觀風緻地區」之風貌與相關材質、色彩規定，但室內空間卻仍可將現代藝術創

意融入，它是有活力的、進步的、時尚的，更是古典的。誠然這是需要市民對其文化歷史之深沉 appreciation，狹窄巷弄中所流動著的是一種對歷史文化孺慕之情，更是一種對其祖先傳承責任之自我承擔。

我們的迪化街經諸多專家學者呼籲努力保護、保全也近三十年了，空間框架之保全、立面之維護，也努力以容積移轉誘發各種保存動力。一間間重建、整建、新建築完成，也一間間歷史街屋經整理再現，也帶進了URS之創新思惟，這是相當可喜的。年輕人願意回到歷史街區居住、工作、作生意，是動能之源，而除此之外，就有感都市之再詮釋意義而言。由空間容器再衍生出一種生活、生命之能量，才會具競爭力，而就迪化街等臺灣歷史風貌特定區而言，它必須再挑戰



新加坡更新整建修復之Shop House還原了歷史街區在現代化城市中之應有地位。攝影／郭瓊瑩



愛丁堡歷史老城之建築多在6層樓以下，自小山岡可以望見海灣一覽無遺。攝影／郭瓊瑩



布拉格舊城區是世界遺產，它的生命力與河川、城堡、古橋共生，小至建築材料與屋瓦均有一制約，新區顯然也需在色彩與高度上嚴格控制。 攝影／郭瓊瑩

的是如何讓它的空間與內涵互為成長、互為蛻變之助力。

舉例而言，歷史街區之保存應在活化利用上鬆綁法規，讓住在該區的原住民(戶)有仍願意維持傳統居住形式之選擇，而非因要有誘因而通通轉化為形式上之商店街。而另一方面，如新加坡之傳統Shop House，在歷經保存與商業利益之互動挑戰後，曾一度淪為Pub與酒館及通俗餐廳，不僅整體都市區域歷史氛圍不見了，連建築體內之「神」亦消失無蹤了。在利益與「有感」都市之前提策略發展上，近來街區組織轉型為原樣修復、恢復後為Shop House及住宅，並轉型為小旅店、民宿、出租住宅，或給旅客與外籍工作人仕出租House，一方面完整維護了空間品質，另一方面讓那種無形之風貌、感覺透過合理互惠之機制得以再保全並發光，這是另一種軟體經營必須置入都市設計與空間經營之方式。

麻六甲、檳城、愛丁堡、布拉格、京都…這些歷史都市都已自我發展出一套讓「感覺」滲入都市經營之自我適宜模式，新與舊並存並互相支撐成就了另類都市保存與活化再生之典範。

而上述成功案例若無創意思惟與突破傳統行

政管理之窠臼，則很難成就，是以，臺灣「都市設計」制度亦是到了要好好檢討之際，那些斷裂之介面，無論是硬體或是軟體都亟需打破傳統思惟與行政官僚體制。

## 結語

### 都市可以被「設計」嗎？

都市可以像電玩軟體般很快地藉由各種期望條件而由一個人快速玩Lego遊戲嗎？

或許這問題仍未有明確答案。唯那麼多從小玩Cyber City之小朋友長大後為何投入建築、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之專業者仍如是有限？當然，遊戲有條件、有挑戰，也有回饋成就感，但現實社會中「都市」這個複雜的有機體絕非單一專業得以有能力或有周延之知識單向來設計的。

以西方各大學之「都市設計」專業教育而言，它多為研究所層級而非屬大學部這樣的基礎訓練，誠如都市規劃、市政管理，它牽涉了相當複雜之基礎建設與社會建設，以美國為引領先鋒之「都市設計研究所」科系發展與都市政策執行，仍多侷限建築景觀、空間設計背景之延伸教育，因為大家以為「都市設計」是建築設計之擴大或社會發展單元之綜合體，而即便是推動之先驅城市如紐約市，其都市設計工具之利用亦只能在建築物退縮、廣場、開放空間整合串連、量體管制、開發基地整併調節…等細節上執行，與對



新北市淡水河岸之發展已失控，所謂「景觀權」已被水岸第一排、第二排阻擋。 攝影／郭瓊瑩

公共空間共利益之協商。而真正對於透過『都市設計』而營造出一個都市之神髓或一種生活載體之氛圍，則未盡完備。

歐洲國家面對此一議題也自美國、加拿大之價值思惟再跳脫出另類更有機、龐雜，但不限於以『建築』空間為主體之安排與配置(arrangement)都市之設計必須軟硬體兼備，也必須跨域整合，尤其在可持續發展競爭力下，對於其經濟自主、社會穩定、安全，以及保障市民之基本安全與各權利關係者之權力組織平衡上必須更下功夫，任一環節缺失均無法健全成長而終將失敗，這個事實我們應有下列反省：

### 1. 學院教育是否應調整

『都市設計』應是一種學程而非專業科系，它必須跨領域學習，有水平與垂直之交流。

### 2. 政府部門之組織是否應整合

目前各都市之『都市設計』管控平台多隸屬於都市發展局之都市設計科，而限於部門組織章程，其成員多為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背景，儘管在實務執行時仍須有協商機制，但部門內官員對於社會、文化、財務、經濟、生態…等方面之人才不足，亦易導致『都市設計』這個機制易淪為開發案之個案審議，但欠缺更宏觀與都市成長相生之中長程發展策略探討與擬議。

### 3. 『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切割是好是壞？

當一件事情發展愈來愈成熟或愈細緻後，大家期望能分工。在臺灣，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以及衍生之『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則一一再自立門戶，就行政分工上是較具效率，但發展下來則會發現因名義而作專長上之分野與審查上之重點分工，當一個都市之有機體被切割看待審查時，吾人即易發現不同審議機制探討之議題廣度與深度也不同，缺點是很容易見樹不見林，最後只在爭論停幾部車?容積增減以及所謂對獎勵項目之認同與否?危險的是，對於個



日月潭美麗的水岸空間欠缺嚴謹的「都市設計」控制對水岸景觀之延續性影響甚巨。攝影/吳貞樺



澎湖西嶼有美麗之灣澳，它的發展應有另類「島與設計」控制工具公約。攝影/王佩琪

別開發案對整體都市之衝擊關鍵，甚而不同時間開發空間之相互影響，欠缺一個客觀綜覽平臺，無論是三度空間之全市模型或是軟體都市社會管理之衝擊網絡評估平臺，這是很值得討論之議題，也應是都市設計在臺灣推動過了1/4世紀後應有之檢核時機。

### 4. 不同尺度之都市，其都市設計機制是否應有異？

都市之形奠基於其衍生之自然地理環境，各有先天之限制與潛力，不同尺度之都市如臺北市、新北市已然形成一都會區域，而城鎮級之都市發展應亦有不同之審議機制與協調平臺。舉例



島嶼開發必須依地形、地貌與林相更為細緻。 攝影／郭瓊瑩



鄉村地區之聚落發展無論是集村或散村都應回應地域氣候特色與傳統風水林軸線。 攝影／郭瓊瑩

而言，臺北市與新北市雖各隸屬不同行政區域，但以地理地形條件而言，「碗狀」之盆地空間形格，讓淡水河成為串連兩市之重要骨幹。以淡水區之高層住宅發展為例，當它已超過大屯山天際線之高度時，它的衝擊對象是台北盆地而非新北市，而這個案例說明了欠缺宏觀跨域審核基礎資訊平台之審議易偏廢。如是，則就全國而言，是否應在全國性之國土計畫景觀策略綱領中，指認出一些跨域之敏感地區，俾能透過跨域審查協商以確保都市發展三度空間對周邊區域衝擊到最小。

而小型鄉鎮，如大溪與鶯歌、三峽，分屬不同縣市，但就大漢河流域而言，台地與河川階地之都市空間發展確實息息相關，就尺度之不同、審議之細緻度不同，也應發展出一套跨域聯席審

議，以及跨域共治之願景藍圖與空間計畫。

### 5.城鄉屬性不同，其『都市設計』審議範疇是否應兼顧『鄉村發展設計審查』？

五都重整後，許多過去之偏遠『鄉』『鎮』均納入整個院轄市範圍中，原來之都市設計審議條件是否應再重新區分都市地區、鄉鎮地區，乃至部落地區發展，因尺度、屬性不同而有所區隔。

舉例而言，在農村地區或原來之『鄉鎮』區域中，或許開發基地規模未達原來之規範，但往往這些地區之影響更敏感更脆弱，如臺東之『美麗灣』，尤其在海岸、山麓、水岸、湖濱，即便是小型量體或小宗基地，其開發影響卻超越都市涵構中之規模，如日月潭畔之各項飯店旅館建設，這些關鍵性景觀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除了擴大審議條件外，更應要求每一重點景觀區都應事先研訂三度空間之master plan，方能有效彌補那些規範上之gap，以及行政執行上之gap。

### 6.離島建設應強制對『空間品質』有更細緻之『島嶼設計』

離島地區就環境上均屬獨特敏感區，換言之，景觀敏感地之審議必須因地制宜，開創不同向度之空間設計品質要求，如是，馬公市之開發不宜移植傳統都市設計審議之規範，它必須另訂島嶼型之設計機制與規範，因其點狀與帶狀之開發建設均會造成極大之環境景觀衝擊。

### 7.淺山或高山部落地區之審議亦應區隔

臺灣多山，山林環境脆弱性高，如阿里山、梨山、復興鄉…等，如果只援用『都市設計』名詞概念，易忽略了山區發展之敏感性，以阿里山為例，這樣的發展尤不宜用『都市』概念來控管與經營，應針對這些所謂『都市計畫區』賦予質量之區隔，並應導入生態與山林管理之動態概念。

### 8.鄉村地區之『都市計畫區』之都市設計審議必須融合農村再生之軟硬體計畫

臺灣農村如竹北、三星、羅東，在平原三角洲等地形孕育下形成特殊之聚落發展模式，其風貌之保存與型塑並不能只侷限在開發基地內之行為，其視域、風水林之延伸、防風林與水路之串連均建構了鄉村景觀風貌，這些區域尤應借助大尺度衛星影像圖來確保大尺度空間涵構中之景觀生態紋理，而審議組織及成員介面亦須有所差異。

### 9.無形之空間品質控制應導入垂直氣候帶之地域特質與氛圍

臺灣因緯度與海拔高度之關係，形塑了許多微地理氣候區，每一分區都代表了該區之特殊地域環境特質與風土特色，但在現行制度下，包括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乃至相關城鄉發展並未納入此元素，也導致武陵農場、青境農場區之聚落發展未呈現溫帶特色，而恆春屏東市、小琉球之發展亦未顯熱帶之特色。

而即便在臺北市之陽明山區因氣候因素，它其實具有溫帶特質，為此，未來對於具地理氣候特質之區域在都市計畫紋理、都市設計空間品質形塑上應再審慎地納入地理氣候因素，則區域尺度之風廊、防風林、綠廊、遮蔭帶...，都能一一呈現地域需求與特色。

既然都市是人類生活集體創作，也是文化歷史跨越時空之凝結現象，似乎吾人不應再就字義上或字面上侷限於有形的『設計』一詞。如果有一天2D的『都市計畫』能自數位城市之概念發展，一層一層撥開放大zoom in，則2D平面的都市計畫圖可進一層展現更細緻尺度的細部計畫，而這些都應架構在3D的生態環境資源之空間疊圖上。如是，吾人看到的不只是平面的土地使用分區圖，而係背後之河川、山林、綠地、海岸...等『水與綠基盤』；而再點進去就可看到全區全市之3D都市發展空間藍圖，含量體與軟體，並可再zoom in到分區之都市設計願景框架，並可隨時叫出不同時期之發展案例...，這個願景並不是



有感的都市是在都市中可以找到很多有人情味之小空間。  
攝影／郭瓊瑩



透過Digital City科技未來在作都市規劃時應可預見埋在地下之史前遺址或古蹟(此係保加利亞首都Sofia古城中之古城)。  
攝影／郭瓊瑩

夢，它正是高爾(Al Gore)對Digital Earth之概念，當然以今日數位空間資訊技術與知識之演進，

不久之將來，都市風貌與發展之形塑應可借助Digital City之知識價值系統，而無論是公部門決策者、審議之專家學者、提案之規劃設計師，乃至升斗小民，吾人均將會有另一場都市空間革命。亦即藉由數位科技知識做為平臺，拓展並豐富了每一個體之專業知識，也開拓了每一個體之視野，以及對吾人所生存環境空間之認同與責任感。